

“小三”不能有幸福、校园内不能有早恋、鬼魂都改成了妖精……

# 知名编剧谈国产剧审查的“潜规则”

■杂说娱事

## 演员和编剧不是天敌

文/陈方

近日，宋丹丹在谈到演员片场改戏时说，一句“拍戏不是拍剧本”引发编剧圈内一片争议。宋丹丹此前一部戏《美丽的契约》编剧宋方金在微博上发布文章，吐槽宋丹丹片场随意改戏，不尊重编剧。很快，圈内著名编剧邹静之、李亚玲、宁财神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围绕“演员乱改戏”展开热烈讨论。

按说演员和编剧本该唇齿相依，没有好的剧本，演员难做“无米之炊”；再好的剧本如果没有优秀的演员呈现，剧本里的故事和人物也只能存在于文字中、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无法立体起来。不过，理论上编剧和演员“唇齿相依”的关系，在现实中却并不和谐，从宋丹丹引爆的这一场“演员能不能改戏”的争论中可见一斑。事实上，这场争论的核心也是编剧和演员的话语权之争。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在谈及韩剧热时，曾提及中国编剧的尴尬现状：“过去电影的字幕，第一打出的是编剧，然后才是导演、演员，现在电影直接打‘某某作品’，编剧却跑到跟烟火、灯光、舞美一样的后排位置去了。”编剧的地位不受重视，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影视业的发展。

有数据为证，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了电视剧生产大国，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年产量就突破了10000集，在此之后每年都以数千集的数量在剧增，直到2012年间鼎盛峰值17000集，创下了美国同年电视剧产量的4倍。遗憾的是，能被观众记住的电视剧凤毛麟角，更多的电视剧都成了炮灰。相比之下，那些能够被观众铭记于心的电视剧，比如六六的《蜗居》、宁财神的《武林外传》、麦家的《暗算》、都梁的《血色浪漫》，编剧的名字往往和电视剧捆绑在一起。

没有“金牌编剧”，难有“明星剧本”，这是基本常识。如



何培育“明星剧本”，当然要从重视编剧话语权开始做起。与国内编剧的弱势地位相比，国外的优秀编剧往往是电视创作的核心，他们可以挑选演员、导演，负责拍摄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其影响力贯穿整个制作始终。不仅如此，在工作之外，优秀编剧还深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追捧。很多观众都有明显的编剧情结，就像追明星一般追捧知名编剧。当然，国外编剧们的身价也像他们的地位一样，高高在上。韩国影视剧之所以能够以强劲势头席卷东南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韩国的影视剧制作体系，其中编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年，国内编剧经过种种“抗争”，再加上一些知名编剧的呼吁推动，编剧的尴尬地位有所缓解。其实，编剧和演员在影视剧创作中也未必一定要分出谁强谁弱，编剧也未必一定要达到国外编剧的强势地位，但是，演员和编剧间必须保有基本的尊重。

宋丹丹无疑是一名优秀的演员，一句“拍戏不是拍剧本”之所以引发争议一片，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国内编剧的地位过于弱势，越弱势越敏感，这也是基本社会常识。从这个层面看，编剧们抱团向宋丹丹吐槽也未必是坏事一桩，至少，这更有利于扭转国内编剧目前的尴尬境况。当然，通过此番争论，能让编剧和演员都谈谈什么是好剧本，又如何创作中相互协作，善莫大焉。

## 《警察日记》、《白日焰火》两个影帝同日打擂

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陈寒冰)由宁瀛执导，王景春主演并凭之获得“东京影帝”的电影《警察日记》日前宣布将于3月21日上映，与擒获柏林双熊的《白日焰火》同日打擂。王景春表示，同一天上映两部警察题材的电影非常有趣，不应视为竞争，而应看作自己与廖凡的“胜利会师”。

《警察日记》根据发生在内蒙古的一起悬而未决的真实血案改编，王景春在片中扮演鄂尔多斯东胜市警察局局长郝万忠，他也是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王景春凭借这一角色，于去年10月摘得东京电影节影帝的桂冠。刁亦男执导、廖凡主演的《白日焰火》也是一部与警察、破案有关的影片，在今年年初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值得一提的是，王景春也出演了《白日焰火》。此番《警察日记》与《白日焰火》都选择在一天上映，不仅是“东京影帝”和“柏林影帝”的对抗，也是王景春的一次“左右互搏”。



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陈寒冰

“如果国内拍《纸牌屋》肯定无法通过审查；拍《来自星星的你》肯定会被指责为‘渲染怪力乱神’，然后被毙。”张国立肯定地表示。在近日举办的政协会议上，文艺界小组讨论“影视剧的审查”成为热门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影视剧火不过韩剧和美剧？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独家联系了《泰囧》、《民兵葛二蛋》、《女王驾到》等影视剧编剧和导演，他们告诉大家国产剧审查里原来有好多“隐形的秘密”，他们都会自觉规避这些情节禁区。

## “小三”不能有幸福、校园内不能有早恋…… 国产剧审查禁区多

多年前，在电视剧《让爱做主》中，徐静蕾塑造了一个为真爱勇往直前的“小三”形象，引发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此后，但凡涉及到“小三”的大都做负面形象处理，成为反面教材，像刚热播的《我们结婚吧》中的“小三”最终就以流产并给正妻道歉为终一样，影视剧里“小三”最后均难获幸福。

一直传闻我国将翻拍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但很多编剧看到这消息便笑了。原来，在我国影视作品中不能出现鬼已经成为制作方和观众都皆知的共识，像《聊斋》中原本是鬼魂的“聂小倩”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后，都无一例

外变成了妖精。所以像“外星人”之类的“异能”元素目前只存在于儿童剧中。

《流星花园》好看吧？但这部描述校园恋情的影视剧，曾被认为“容易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在大陆被禁播。后来，改编自《流星花园》的《一起去看流星雨》同样讲述校园恋情，但把原本的高中校园换成国内教育序列中并不存在的“预备学校”，就是为规避审查。

为什么电视剧这么多限制？张国立说：“这都是因为《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带来的结果。”面对《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很多编剧只得自动规避其中条例，为的就是剧本能审核通过。

## 编剧做不到，只能换调料

### “做不了，只能不断往下试探底线”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到底对我们影视作品影响有多大？打造过《泰囧》、《民兵葛二蛋》的著名编剧束焕谈及自己擅长的抗日剧，直说因为雷区所以不得不改变：“假如在国外，一战二战题材可以有多种表达，《钢铁苍穹》让德国人跑到月亮上，《美国队长》玩科幻高科技，《无耻混蛋》干脆改写了历史结局。但这些我们做不了。我们能做的只有抗战加武戏，抗战加青春偶像，抗战加谍战等等，于是不断往下试探底线。”束焕感叹，“我们的制度是在审查上很严格，但在质量上没有控制，导致这些剧越来越没有下限。”

王岳伦作为湖南卫视周播栏目剧《女王驾到》中《闪爱女王》的总监和艺术导演，对于国产剧审查的禁区也是很有感触。“这次拍的《闪爱女王》，我们就是做一个很接地气地闪婚题材。像这类家庭题材剧集，如有婚外情、未婚先孕等情节，当然都是要从正面角度来描写。”所以不论是《搜查女王》里的“疑夫综合症”妻子，还是《绯闻女王》里“捐精生女”故事，最终都要有一个“高大上”的结局。

面对严格的审查制度，《闯关东》、《钢铁年代》的编剧高满堂用实例感叹：“我们知道当代戏审查的时候，在国家广电总局也好，在各省审查也好，不扒几层皮不行。我记得早前有个写

改革开放的戏，李雪健演的，你知道提出的修改意见有多少条吗？700多条。整整改了6年。这个导演被审查得剪辑都糊了。”

回看编剧生涯，电视剧《重案六组》等作品的著名编剧余飞也感叹：“在电视剧剧本创作时，我确实会有意识地避开一些敏感的问题，且已经形成习惯。刚进入影视创作行业时，只想靠这个挣钱混口饭吃，没有能力去想审查的好坏，只是尽量去了解、适应它，不去越雷池一步。随着创作经验的增加，技巧掌握得多了，能用巧妙的办法来绕过审查制度带来的一些限制，反而觉得审查不审查对我来说没多大关系了。”面对编剧“雷点”太多，余飞无奈表示：“作为创作人员，空间越大，选择的可能性越多，对作品的质量当然就越有裨益。如果因为审查的原因，一些创作元素变成了‘雷点’，创作人员的空间就会变小，许多本来想用的元素都要寻找替代品。”

曾写过《我的兄弟叫顺溜》、《新三国》的著名编剧朱苏进，也为我国众多优秀的题材感到可惜，甚至很羡慕邻国同行们：“韩国以前的电视剧也是很糟糕的。取消作品审查之后，有了很大的宽松度，发展也很快。如果我们什么都能写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间找不到北。但一个巨大的自由到来之前，最先丢掉的肯定是糟粕。”

## 链接

### 到底是什么人在审剧？

国产剧在拍摄之前和播出之前，剧本和成片都需要接受审查，审查合格之后颁发拍摄许可证和播出许可证。审查小组对于一部电视剧能否拍摄播出握有“生杀大权”，2007年王朔就曾爆料北京广电系统的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已达到审查组每人收受贿赂3万至5万元。当时广电局审片中心副主任就给予了否认。实际上目前的审查机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些审片人员构成也是复杂流动的，一般以主流媒体退休领导、大学老师、广电系统在编工作人员为主，有剧就轮流随机抽取有空空的专家们审查，审查费一般在每集50—100元左右。

### 他们主要审查什么？

电视剧的具体审查内容繁杂，而写进《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中的禁令11条大多是不能违反宪法等粗放式条文，因此电视剧内容管理的具体标准就落在了各种不会形成文件的领导讲话和相似案例的解读上。影视公司和电视台会组织人员学习各类讲话和内部流传的各类电视剧修改意见。最基本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法律反道德都不许出现。

## 后记

对电视剧生产内容进行审查已不是不少国家的做法。中国作为文化和经济阶层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国家，对电视剧内容进行分级和审查是必要的。然而，目前电视剧审查规定粗放不细致，导致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正如多位编剧和导演所表示，并非要求取消影视内容生产的审查，而是希望审查制度更明确、更规范、更统一。否则，从业者如同在黑夜中行走，凭借经验和运气创作，与影视产业化生产越来越背道而驰。